



逢年过节,每次我们返乡时,几乎再没有人提起六爹。

红安县,特别是我们家那一带,喜欢把父亲这一辈的人叫“爷”,而把爷爷那一辈的称“爹”。六爹其实是六爷,他比我父亲高一辈,大我父亲二十多岁。按照一代管一代的原则,我们这一族与他们那一族还隔着点“门风”——也就是距离。六爹的大哥,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日本人攻占黄安城的那一年,六爹的大哥被日本人硬生生地用铁钉子钉在土墙上,残忍地杀害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家因此挂上了“光荣烈属”的牌子。这让我父亲兄弟三人羡慕不已。

说起来,六爹就住在我家隔壁,与我家仅一墙之隔。我家的房子被过道分为两边,一边是堂屋与厨房,穿过过道的另一边是卧室。卧室墙的那边就住着六爹。他的房子是个通间,中间被半堵墙分为两半,里面的一半是卧室,外面的一半是小厅与厨房,他从另外一边的通道出门。小时候,六爹留给我的印象是他经常不出屋,出了屋就搬把椅子,坐在那边的过道外晒太阳,手里还拿着一本书,而且特别粗。我们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缺碘所致。但小时候,看到他的脖子那么大,我常常跟在他身后笑。六爹话少,但脾气大,常常回过回头,开口就骂。他骂的话很难听,甚至有时抓了谁,还会挥手打人,于是我们都不与他亲近。

在我们眼里,六爹最奇怪的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从我们懂事起,村里没有媳妇的就只有他一个。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那个年纪还一个个人过日子。这在今天可能并不奇怪,如今的乡下,有些男人到了四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究其原因,是乡下的姑娘们都跑到城里去了,走不出村庄还在乡下安身立命的男人们,找个媳妇的确很难。但在过去,我们村里却只有六爹一个人打光棍。

后来听说,六爹年轻时,原本也想跟着自己的大哥出去闹革命,但由于年纪太小,革命队伍不收他。他跑到武汉,见到了灯红酒绿的世界,直到新中国快成立时才回来,娶了一个媳妇,想安心过日子。听老人们讲,六爹的媳妇长得很漂亮,在当地数一数二。但遗憾的是,他的媳妇不能生育,当时这在我们那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一个女人如果不生孩子,别人就有了异样的眼光与说法。人言可畏,由于这个原因,六爹常常与妻子吵架,不是打就是骂。时间一长,六爹的媳妇受不了,只好离了婚,改嫁到别的村子里。不料,她嫁人几年后,就听说生了一个孩子,这说明当年他们没生

育,是六爹的问题。六爹因此在村里有些抬不起头来。

革命胜利后,我爷爷顶了村里“富农”的指标,分田到户之后,六爹由于无妻无子,还被列入了“五保户”,由公家出粮养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六爹逐渐被边缘化了。

在我的记忆里,六爹虽属“五保户”,但烧火做饭、砍柴洗衣这些事,也得他自己料理。他经常一个人上山打点柴回来放着,也经常一个人蹲在池塘边洗衣服。虽然他的屋子几乎不会有人进去,但我们偶尔去过一次后发现,村里没有谁的屋子像他家那样干净,灶台、桌子、地面,都一尘不染。他生活简单,有一小块地种菜,上山弄点柴火堆着,其他的时候,他既不像我父亲那样天天下地干活,也算不上游手好闲。他的生活,曾经是我所向往的——每天拿一本书,坐在有太阳的门边不停地翻看。

我那时就想,到底书中有什么呢,能让一个人如此痴迷?一直等到我开始上学识字时,才知道六爹手上常拿的那本书是《二十四孝故事》。那本书有些年代感,整本书的纸张都呈黄色,而且字是竖排的,配的图片看上去一团黑。村庄的少年中,可能由于我笑话六爹的时候少,他对我也比较偏爱。虽然我看到他的大脖子也想去笑,但我怕挨母亲的打。母亲常教育我们,“做人一定要厚道”“不要揭人短处”,所以即使我想笑,也忍着不笑。因此,只要我从六爹身边走过,他都要招手:“来来来,我给你讲讲故事。”

我小时候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一听讲故事,只要不被父亲发现,我就迅速坐到他身边。六爹难得有一个听众,便开口给我讲书上的那二十四个故事。由于都是讲孩子要孝顺父母的,所以我印象比较深。我经常听见母亲在三更半夜没来由地哭,我觉得自己应该尽孝,想办法让她别哭,所以总想从六爹的故事里,悟出一点方法。但最终,二十四个故事听完,我觉得自己一个也做不到。比如他讲《鹿乳奉亲》,说是春秋时期一个叫郇子的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差点被猎人射杀,郇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我理想,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呢?我们的山上没有鹿啊,真的很难做到。再比如,他讲《扇枕温衾》,说是东汉江夏安陆有一个叫黄香的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暑时父亲扇凉枕席,寒冬

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我便想为父亲做点啥,夏天时为父亲扇凉还好,但扇着扇着一会儿就累了,何况蚊虫遍地,完全坐不住,别说一夜,就是一小时也难坚持下去;到了冬天,我父亲根本不愿意与我一起睡,所以这也很难完成。于是,我每天听一点,总希望二十四个故事中出现我能做到的事,直到听他讲《啜冰求鲤》,里面说有一个叫王祥的琅琊人,生母早逝,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

六爹的卑微人生

李骏



讲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但父母患病后,王祥却衣不解带地侍候,继母想吃鲤鱼,正值天寒地冻,他便解开衣服卧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坚冰。冰融化后,两条鲤鱼跃出水面。继母吃了,果然病愈。我听后相当兴奋,一直盼望着冬天的到来。等冬天来了,河面好不容易结了冰,我便偷偷地把破棉袄解开,人贴在冰上。结果,不仅冰没融化,我反而冻感冒了,连个鲤鱼的影子也没见到,还被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

于是我想,要做一个孝子,的确太难了。六爹每次讲故事时,喉咙里总是不停地响,像有个风扇在吹似的,让他上气不接下气,听得我难受。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在喘过之后,还要习惯性地吐痰,而且是那种特别浓的痰,一吐就是一大口,弄得我有时连饭都吃不下,于是便不想听他讲故事了。但乡间文化生活贫乏,过了几天,我便又会凑过去听了。六爹说:“你啊,你们要行善做好人。做好人有好报!”这话很像我母亲说的,所以我就听进去了。我不知道六爹说的“行孝必有好报”是不是真的,但当时思忖,为什么六爹就没有好报呢?为什么他就一个人过日子,连个烧火做饭的人也没有呢?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他呢?如果像这样的事向我父亲,在田地里忙得焦头烂额的他肯定会给我几个耳光。

后来,我才更详细地了解到,六爹常看的那本书,原来是一本中国元朝时就已成书、宣扬传统儒

家孝道的蒙养读物。这本书辑选了广为流传的自古至宋代的二十四个故事,叙之以文,咏之以诗,绘之以图,目的在于培养儿童的传统孝道。

我上小学的年代,很难接触到课外书,因此对他那本书充满了向往,总希望有一天六爹能把那本书送给我。但这样的好事没有发生,他甚至都不让人碰那本书一下,仿佛那本书是一个特别的宝贝。

那时,我父亲虽然不太赞成我读书,但他对六爹还不错。有时六爹在墙那边传过来的咳嗽声紧了,母亲便让父亲去给他送一壶热开水。偶尔,父亲还让我给六爹送点柴火。我们家常常通过他在隔壁屋子的声音,来判断他是不是生了病。比如咳得特别厉害,那一定是不舒服,我父亲过去一看,果然如此。再比如六爹如果没有出房门,而隔壁屋里几天都没有声音,那一定是病得特别厉害,我父亲就会去送点饭,或是帮他倒马桶,或者去下面村子里找赤脚医生邓天胜来给他看病。父亲有时累了,不太愿意去,觉得六爹也有同辈的亲人,应该由他那一房的人来管。可六爹平时根本不与自己一房的人说话,也不愿与他们来往。好在我母亲也不与父亲争论,她总是叹息着说:“毕竟是一条命啊。”我父亲这才起身去了。

说起来,就像六爹越来越信孝道一样,我母亲后来说话做事也总是一副菩萨心肠。她让我去给六爹倒过几次尿壶,我便有机会进了六爹躺着的里屋。但进了里屋,我特别害怕,他里间的屋子,没有一扇窗户,里屋一点灯光也没有,我总是害怕六爹会死在里面,常常一进去就感觉心惊肉跳。有一次,六爹病好了,还请我到他的屋子里吃东西。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腌萝卜。我惊讶于六爹的好手艺,不仅萝卜颜色腌得好看,而且刀工也不错,切得薄如蝉翼。但在我想伸筷子尝一下时,突然控制不住地想起了六爹常常咳出的绿痰,一下子又不敢吃了,随便找个理由便跑了出去。

等我上了中学,在外面住校,回去的机会很少。即便回家去,也住不了几天,还得帮我父亲干活,常常累得半死,也没有时间去理会和关心其他事情。直到有一天,我姐姐送来到县城,我去接她时,她与我闲聊,问我学习的情况。我那时压苦闷,总害怕姐姐问这个,便有些言不由衷,总是跑题。实在没有话说,我便问起村庄有没有什么变化。姐姐说,其他的变化没有,大家还是该种田种地,该下地地下地,该吵架吵架,如果说有,那就是六爹死了。

六爹死了!我大吃一惊,忙问六爹是怎么死的。姐姐说:“病死的,可能是肺结核。死了三天以后才被人发现。”

原来,六爹又有几天没出门,我母亲从这边的屋子闻到,一墙之隔的那边房子里似乎有一股怪味。母亲便有了不祥的预感,让我父亲过去看一下。那时正是双抢季节,又要割早稻,又要插秧准备二季稻,人们都忙得团团转,哪里还顾得上别的呢?结果,我父亲去敲六爹的门,敲了半天也没有声音。他跟在六爹同一个巷子里的人一说,大家都害怕起来。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拆掉了六爹的房门,一股臭味顿时扑面而来——六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我父亲他们连忙点了灯,上前查看,发现六爹的鼻子没了。原来在他死后,屋子里的老鼠乘虚而入,竟然咬掉了他的半边脸!

大家吓出一身冷汗。最后,我父亲和六爹那房的亲人,一起给六爹整理衣裳,给他下了葬。六爹的棺材早就打好了,就摆在他家的里屋。我这才明白,里屋的一边放着六爹活着时的那张床,另一边就摆着他死时要入殓的棺材——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场景啊。这样的场景,在我们乡下的村庄,其实很常见。就像六爹的一生一样,他来时无人在意,走了也无人在乎,村庄里多少人的生,不都是这样的吗?

这样一想,让我我不禁为生命的脆弱和渺小,感到不寒而栗。

许多年后,村子里几乎再没有人提起六爹,老一辈的人慢慢都走了,年轻的一代都一个跟一个,跑到了别的城市,或是在县城里买房安家,只有春节与清明节祭奠时才偶尔回到乡下来。人们只关心未来多么美好,对于往事则不再提及。更年轻的一代,甚至不知道村庄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伴随我们成长的乡下老屋在艰难的岁月中,因经不起风雨的侵蚀,一座座从漏雨、长草到最终坍塌,即使有新的房子在原地上拔地而起,那些过往的砖瓦与土墙,也都在历史的烟尘中随风而逝。关于村庄里许多人或悲或喜的一生,从此也随着缥缈的岁月散尽,一切不再回头也不能回头。只有后来进入城市并且当了作家的我,忆起往事,心中总是隐隐作痛。

文艺周刊

第三〇六九期

站在天津环球金融中心俯瞰天津,整座城市像一幅壮美画卷,气质雄浑而大气。海河如一条飘逸的温润玉带,蜿蜒旖旎穿城而过,串联起两岸的欧式建筑与摩天大楼,新旧交织,错落有致。天津之眼、世纪钟、解放桥等地标式建筑,在海河两岸依次铺展。

1975年,我从秦皇岛来天津的三伯家串门,当时三伯住在天津火车站老货场附近的老式楼房里。那一次,我特地在天津渤海大楼前照相留念。那时我觉得劝业场、百货大楼和渤海大楼就是全天津市最高的建筑了。2002年我因工作调动迁入天津时,感觉这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痕迹。而今,似乎眨眼之间,天津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飞速发展,30层以上的高楼层出不穷。特别是进入2025年之后,天津更是处处彰显着“津城神采”,美不胜收。

城市是文明发展的象征,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屹立在海河岸边的津塔,高度336.9米,直耸云天;远处的天塔415.2米,不仅是天津广播、电视的信号发射塔,更是集旅游观光、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景区,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地标符号。

往东远眺,是位于滨海新区的周大福金融中心,被称为“津沽棒”,谐音“金箍棒”,总高度530.4米的滨城地标,集写字楼、酒店、公寓及商业于一体,总建筑面积约39万平方米,地上100层,地下4层,是中国第四高楼。

再往西瞧,是地处西青区,隶属于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天津高银金融117大厦。这座大厦目前处在施工建设阶段,结构高度为596.5米,总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若能完成建设,将创造多项世界之最,成为中国“北方第一高楼”。

登高看津门,云端见变迁!

2008年,天津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分赛场之一,天津市政建设,铁路车站建设提速,天津至北京南站城际列车开通,30分钟的车程,极大地缩短了天津与北京往返的时间。如今,天津各区风景各具特色,万国建筑博览会异彩纷呈;“天津之眼”摩天轮在河北区的永乐桥上耸立,上仰天津渡之遗风,下拥九河下梢之灵气……作为北洋新政的发源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百年的风云变幻。和平区是城市中心地带,几百栋历史风貌建筑与天河城、恒隆广场等商业街区,新老融合、熠熠生辉;河西区文化场馆集中,天津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都是文化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南开有古文化街,天津文庙中孔子的塑像象征着千年文脉的传承;河东区大直沽更是天津城区商品经济的发祥地,海河东路上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和棉3创意街区一起,奏响新时代的乐章;红桥区曾是天津商业的摇篮,以小吃闻名,人人都在传“天津小吃好,处处西北角”……东丽区温泉旅游亮点纷呈;津南区小站稻香飘四方,全市最大的会展中心和几百家企业入驻的科创园展示着科教兴区的实力;西青区千禧杨柳青,年画闻名遐迩,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北辰区的曙光水镇、郊野公园为市民提供周末休闲、休闲的好去处……

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吸引了北京、河北的游客;蓟州区为全市提供了绿色生态屏障;静海区有自然景观团泊湖,民俗文化积淀深厚;宝坻区的八大特

色景观,展现了古代盐运重镇的历史底蕴与自然风貌;滨海新区更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崭新姿态成为天津引领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排头兵……

走遍了祖国的南北西东,也看过了许多名城,归来后想一想,我还是最爱天津!我曾在《天津人为啥不离津》一文中,把原因归结为八个字:“衣、食、住、行、医、学、景、情”。

说不尽津沽大地遍地是美景,道不完“津腔津味”更多情!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津举行,天津市得到了政策、机遇、财政等多方面的支持。大街小巷,都变得不同寻常,新铺的柏油路,斑马线画得清清楚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几十条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交通枢纽立交桥通行更加顺畅,市容景观品质大幅提升,大部分隔离带也换上了新装,还新开通了地铁延长线,地铁站的卫生条件也大为改善,很多地铁站的卫生间还添置了温水洗手池、自动干手机,增设了饮水器和除甲醛的绿植。

几十座风格迥异的桥梁,有的刷漆焕新颜,有的加装新装饰。狮子林桥上,小狮子似乎活了起来,解放桥还是保持着傲然姿态。夜幕降临,灯光璀璨,海河不再是温润玉带,而是流淌着星光的热闹之河——游船在海河上行驶,导游讲述着天津的历史。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天津各区,一片片楼宇生机勃发。老城厢,保留着古色古香的街巷,鼓楼讲述着新时代的故事。滨江道上人声鼎沸,中心花园音乐之声不绝于耳。

看不完的建筑景观,吃不完的珍馐佳肴,赏不尽的城市美景,听不够的鼓曲相声。

岁月长河,漫漫时光转瞬而过,天津这座国际港口之城,不仅有建筑的高度,有城市进步的速度,更有幸福生活的温馨和热度!

晚上,我漫步在二宫旁边的蝶桥下,几乎每周六晚上,各类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都会在这里演出各种节目。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天津和谐管乐团在桥上公益演出的音乐会。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吹着长笛、萨克斯、圆号、小号、大号、单簧管、双簧管等乐器,配上《歌唱祖国》《长江之歌》等独唱、合唱的歌曲,优美的乐声此起彼伏。往前走几步,进入二宫,这里简直就是文艺百花园,有唱歌的、唱戏的、跳舞的、舞龙的,五花八门。音乐爱好者自己带着音箱、麦克风等音响设备,广场上流淌着欢乐的音乐声。

去年9月1日晚,华灯初上,我挤到天津站南广场观看海河两岸的灯光秀,楼与楼之间光线相连,音乐和灯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一展今日天津的青春靓丽和多姿多彩!灯光秀,是脱胎换骨式的提升,清晰的图案不断变换,忽而升入云端,忽而仿佛落在你面前,灯光闪烁,人声鼎沸。海河游船上的游客满脸喜悦,整个天津湾广场都沸腾了。

海河两岸极具冲击力的灯光秀,带给天津人和外地游客惊喜和震撼。如果说,海河两岸的灯光秀,是电闪雷鸣,那么,文化中心中的音乐喷泉就是声光水舞。五彩缤纷的灯光仿佛映出梦幻迷离的世界,五光十色的水柱象征着福寿康宁的祈盼。弥漫着的水汽中,不同风格的外中名曲与彩色喷泉的节奏相配合,旋律与浪花一起变幻起伏,让你分不清这里究竟是天上的琼楼玉宇,还是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风韵再现。

天津不仅楼有高度,城市亦有温度。

光把灯串成树,排成行
一夜,花开满整条街
像星星被吹落,碎成满地光
踏过的脚步,沾了满身影

忽疑是,走进旧朝巷
铍甲门神凝立,仕女眉梢含笑
三岔河口的方向,千帆逐浪
霍元甲的拳影,晃在灯影里……

炸糕香混着杨柳青的风,沿运河
舞锣锣鼓敲得急,万马踏蹄来
飘远

今夜,我去杨柳青寻一盏灯
顺便寻一位画年画的姑娘
她名叫白俊英,穿红衫
才华横溢,明艳动人

老街上,鱼灯队伍游长街
年画的朱砂红
便映满石板的缝
老艺人铺开宣纸
小孙女踮脚研墨
刻刀走过梨木板
一朵莲花开眼前

往前走

闺蜜已在夜宵摊催了两次,我给刘总打电话请假后,正要提前打烊,一个假小子匆匆进店,说要买假发。

假小子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如果不是肩上挂着红色挎包,以及那傲人的身材,极可能让人误以为是这个男人。顾客是上帝。我只好迎上去:“欢迎光临!”

假小子见我拿着电动门遥控钥匙,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要下班了吧?”

“这边请!”我将她带到女性假发选配区,也懒得费口舌推荐。

女性假发选配区共四排展示柜,假小子在中年柜前徘徊,不时从发架上取下假发,长的、短的、黑的、黄的,估计是给长辈买吧。我心里想。

我急着下班,忙问:“多大年纪?”

“先看看。”
想配假发的人,一般都要亲自试戴,替人做主,基本上做不成买卖。见假小子不爽快,我上前取下标价4000元的半披肩:“这个显年轻。”

“是吗?”她模棱两可地应付了一句后,取下旁边标价1200元的筒子卷,“这个打折吗?”
“全场九折。”假小子的好不选,专挑便宜的。我没正眼瞧她,“送长辈还是选质量好的。”

“不送人,我自己买。”

自己买?我下意识打量了一下她的学生头,头发乌黑浓密,要是蓄起来,绝对“黑长直”。我抱怨道:“你头发好好的,为什么买假发?”

“有急用。”

假小子戴上这个筒子卷,看上去起码老了十岁,我顿时警觉起来,莫非是别有用途?就在他准备扫码付款时,我灵机一动,故意关掉收款机,通知住在附近的刘总过来现场验账,并设法让她靠近监控摄像头,好留下证据。

三分钟后,刘总赶到店里,急切地问:“机器好好的,怎么坏了?”

我白了个白眼:“你上电脑查查呀!”

刘总一头雾水,坐在电脑前,打开管理系

圆月却走得很慢,银辉漫过人群
古灯叠新盏,马灯映红了龙槽
摇碎一街,热闹的喧

鬓边花,发梢金,都融在光中
孩子们提灯笼,提着小小的影子
焰火跳动,街巷成了流动的河

我在人潮里,走了千遍
目光扫过每张脸

石元仕站在门口瞧往来客
安文忠牵着骆驼归来迎新春
跟着灯走
龙马飞天,门神踏鼓

灯河渐渐亮起
鱼灯队伍里
一个红衫姑娘回头——
是她?不是她
走到御河拐弯处
水面铺满灯火
映出的脸
是我自己
忽然懂了

统,假小子突然问:“这不是十二床家属吗?”

“你是?”刘总显然不认识假小子。

“我是吴医生呀!”假小子甩甩头,仿佛在甩披肩秀发,然后关切地问,“对了,刘老师拿到退休工资了吧?”

买假发

吴垠康

“真是吴医生,怎么变得这么年轻啊!”可能是听到退休工资,刘总对假小子自称吴医生毫不怀疑,并吩咐我赶紧去倒水。

假小子口中说的刘老师,就是刘总的爸爸,我喊他刘爷爷。刘爷爷是中学老师,去年五月满六十岁,因渐进式退休政策,延迟两个月办手续,不料六月份查出甲状腺肿瘤,在市医院做了切除术,除颈部留疤之外,吃喝玩乐都不影响。他曾在店里多次闲聊手术历险记,说术前得知是年轻女医生主刀,他坚持换成另一男医生,要不然,交了那么多年的社保,可能退休工资都拿不到。看来眼前的假小子,就是刘爷爷换掉的女医生。

我将倒好的温开水递过去:“喝点水。”

她将筒子卷放回发架,接过水杯:“谢谢!”

“吴医生,给谁买假发呀?”刘总问。

“我自己。”假小子放下水杯,从挎包里掏出齐耳假发,戴在头上,笑着问,“现在认得不?”

“对对对,记得去年我爸住院时,就是这小子。”如梦初醒的刘总,不明所以地问,“戴这个假发,看起来反而大好几岁,吴医生干嘛不自己

喧嚣漫过肩头,光浪扑面而来
蓦地转身,你立在灯影淡处
安静得像除夕夜未熄的
——那盏守岁灯

不必寻了
当老手艺在童声里开口
当鱼游进每双眼睛
那白俊英就是
教孙女研墨的奶奶
是举着鱼灯的少年
是此刻站在河边的我

夜幕低垂
彩灯移向运河两岸
而白俊英
留在年画里
等人间又一次
点灯相见



西青·新春走笔

天津新高度

周纪鸿



津门印记



小小说大观

张宇宁

“哦,就为这个呀!”刘总恍然大悟。

“我是外科主任,明天早上要与一位乳腺癌患者家属术前沟通,床位医生反映,人家要老专家主刀。”假小子指指筒子卷假发,“这个好,看上去起码成熟十岁。患者信任,是手术成功的第一步。”

“不好意思,当时你们去查房,我爸以为你是男医生带的研究生。”刘总脸颊泛红。

“你们还好,起码没把我当护士。”

刘总取下筒子卷,装进购物袋,递给吴医生:“去年我爸多亏你们,这个,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行!不行!”假小子连连摆手,后退了两步,“我要拿了这个,就拿不稳手术刀。”

我小声跟刘总嘀咕:“要不,打七折?”

“好,打七折。”七折是成本价,刘总很爽快。

假小子拿起购物袋,神秘兮兮地说:“去年给刘老师主刀的其实还是我,那个男医生是县里派来进修的,只能做助手。”

“这样啊?真不好意思!”刘总挠挠头。

“其实,我年龄不小,博士毕业加上两年规培,上班就三十多岁了,二宝都上大班了。”假小子将手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笑着问我,“是扫这个吧?”

我偷偷打开了收款机:“您给840元就行。”

“微信收款1080元。”刘总听完语音提示,默算后才反应过来,吴医生还是按九折付了款。待我俩追到门外,她早已融入行色匆匆的人流。

本版题图 张宇宁